

公道

第一卷第五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一日
通訊處：南京丹鳳街一〇七號
潘希天先生轉
價目：每份大洋三分
代售處：各大書房
廣告刊例：每行每方吋壹元五角
吋起碼底面全面及長期另議

本日期次

一九三三年的公道	謝鳴
敬告於政府諸公	謝鳴
西北前途之曙光	謝鳴
三中全会以後	謝鳴
絕望了的國聯	謝鳴
對俄復交與聯俄容共	謝鳴
歐美各國選舉制度之比較觀	謝鳴
青海寧夏兩省墾務現狀與將來	謝鳴
中央委員的良心話	謝鳴
到西北溫泉洗澡去	謝鳴
新對鮑(詩五首)	謝鳴
深閨裏的囚徒	謝鳴
困苦之回憶	謝鳴
月露女士	謝鳴
我	謝鳴

一九三三年的公道

公道不自一九三二年有，但我們注意於公道，則自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本刊出世之日起。一九三二年于昨晚過去，一九三三年於今晨開幕了！昨晚以前的一切，我們稍一回憶，就覺得悲從中來，在新年頭上，我們不願再去說那些使人傷心的事象！今朝以後的一切，我們竊願根據過去經驗，貢獻幾點意見出來：

一，今朝以前，世界上大多數人類都走一條「人吃人」的死路，許多悲慘事象，都由這條死路上發生。我們觀察過去及目前國際間的無數糾紛，覺得沒有一件不是人類走此死路的結果！弱者被吃了，強者也一樣力竭氣乾，同歸於盡！所以今日

恭賀
新禧並祝
努力

公道出版社
全體同人鞠躬

(恕不另索)

以後，人類應根本覺悟，捨棄自己吃自己的死路，走向「人愛人」「人助人」的活路。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向自然界進攻，才是今後人類的公道。

二，今朝以前，中國民族算自己走入危境，由自傲自滿到自暴自棄，甘自毀滅

。領土被削而不敢抵抗，國家將亡而仍舊麻木，舉國上下，日惟希望人之助我，毫無自求生存之勇氣與決心，此種依人圖存之心理，乃真正自取滅亡之道。往者已矣，今後如不走入自尊自存之正道，中國民族將休想生存於現世界，還說甚麼扶助其他弱小民族！

三，舍本求末與因私害公，是大家過去頂大的錯誤。農村破產了，人民逃亡了，而不着實際的空調子唱得更高了！有時事情方入正軌，忽然因一念之私，弄到糾紛內生，敵人外侵，結果自己功敗垂成，全社會且蒙其損失，往事歷歷，前車可鑑，我們希望今後再不要在「虛道」「私道」上盤旋，而應該立刻向「實道」「公道」上急起直追。

以上三點，是我們認為今後公道應有的路線，自今以後，我們打算根據這些路線向前努力，我們更希望同胞們都認清路線，共同努力，中國民族是不會滅亡的！世界人類也終有大同之一日的！

敬告於政府諸公

鳴鳴

歲月不居，時光如流，在此送舊迎新的年關，閉目凝思，國人如果不是石頭土塊；如果不以亡國為快者，當然有百感交集的同情吧？不知一般要人先生們，住在租界上，偕着嬌妻愛子，把酒圍話時，能否憶及國家一年來血和淚的往事？「歌聲高處哭聲高！」沒有叫苦連天在冰天雪窖中掙扎拚命的東北民衆與義勇軍，當然顯不出變色貨利的享樂之偉大，這也許是自然的造設。

東北淪亡，是愛好和平及寬大為懷的大度表現，是不抵抗主義的當然結果。在此一年中，日寇之兇惡蠻橫，國聯之玩弄戲耍，政府之腐敗無能！在精神上物質上以及生命的犧牲損失，其慘痛傷心，極國人之難堪，去年此時，錦州送人，今年今日，榆關放棄，似此類推，負國家責任者今後唯有浮海嘆「零丁」，否則應有死裏求生之計，以求上不愧祖宗數千年遺留之河山，下不負國人殷切之寄託，這是四萬萬同胞血淚的企望，當然在聰明雋哲的領袖們，所能

想到的事。似毋庸小民杞憂，然過去事實給我們的教訓，只有「不抵抗」「不抵抗」，就是自甘亡國，自甘滅種！此吾人於追念往事之餘，不禁提心吊膽於國家前途也！

往事不堪回首，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未來的大難依然緊逼着自己，今日之事，已至生死間不容髮之關頭，吾人對守土軍人，對黨國領袖，不必以責備賢者的態度去追算舊賬，而我們急欲要知道的是政府對於今後應敵處變的辦法如何決定！

如果擁兵自是的軍人，對外依然奉行不抵抗主義，對內爭奪地盤，互相撕殺，以軍隊為私人營利之本，視國則漠不相關，此種軍人，國人必有寢其皮食其肉之一日。政府的負責人員，如果依然各逞意氣，彼此水火，平時只知搶官弄錢，藉黨營私，一遇外患或則消遙海外，或則因某種官慾不逞，放棄原有職守，跑到租界上，吃喝嫖賭，不做人事，或則積極賣人，消極用事。或則誦經念佛，自

絕脫，其對於國家只當私人營利的淵藪，不負一點良心的責任，老實說：這樣下去，談團結是見鬼！說救國等於狗話！雖然日本不足以亡國，匪共不足以爲患，而全國純善民衆必忿然揭竿而起，對此不肖者有以聲罪致討也。

今日中國之大難，厥維日寇，日本軍閥，完全揭穿其獸性的面孔，咄咄逼人，由東三省而榆關，而熱河，而平津，其大規模之軍事行動，勢非完全消滅中國軍備，破壞中國主權，絕不停止。政府依賴國聯之結果如何？世界之公理何在？抗日之準備如何？吾民族處此非常慘變情況之下，絕非容忍退讓所能了事，吾人深信只有在萬死的奮鬥中才能求得一線的生路，只有以此零碎破濫的武力，本着以血報國的決心，去向日本拚命，國家才能有救。否則頭顱不保，軀肢何用？我人認爲死神已經緊握着我們的咽喉，全國上下應一致動員，人民一致爲政府作後盾，撈腹助軍，犁頭造劍，此其時也。

西北前途之曙光

吾人前次論及西北現狀之倒幕，今次復願說明西北前途之光明。同一西北，同一吾人，何以忽而悲號曰倒幕，忽而歡呼曰光明，此無他，物境變換心境。而心境復影響於物境也。悲慘事象，層見疊出，感動吾心，使之悲號，故曰倒幕！反之，樂觀事象，紛至雜來，感動吾心，使之歡呼，故曰光明。光明倒幕，全仗客觀事實爲釋，客觀事實，又憑大衆心理爲判。悲慘吾自成之，樂觀吾自成之，倒幕由我們自己，光明也由我們自己。

吾人前次因亦匪竄入西北，要求國人特別注意，果也，中央軍能迅速入陝，而陳軍亦能奮勇戡剿，甘肅當局，更能未雨綢繆，竭力防範，使赤匪途窮力消，未能西竄，此足以證明西北當局可有爲，而吾人認爲西北前途之光明者一。

吾人前次又因蘭州發生教育界與政界之大衝突，曾於表示不滿意此種事件以後，對當事各方，提出如下之希望：（一）希望邵先生

。而政府負責人員尤應打破一切自私自利無勇無恥的觀念，萃一堂，共挽危難，生爲馬志尼，死爲文天祥，精誠所在，國必不亡，縱令粉身碎骨，而中華民族在百世之後，光輝尤存。夫今日應敵大計，在政府或因軍事秘密，吾人不必盡悉，然而敵之最近拱手放棄榆關及華北毫無準備，種種事實，吾人對於守土軍人，對於黨國領袖，誠不能不使憂慮萬萬也。吾人敢以血誠敬告於政府諸公及守土軍人曰：國家到此地步，君等是否有犧牲勇氣，自衛決心？秦檜岳飛爭此一念，往事不堪回首，今後究應如何，願負國家責任者有以昭示於國人！抑更有進者，自九一八以來，府政對日政策，始終不戰不和，處處表示半生不死讓入宰割，此中原因固多，而罪之深，惡之重者莫過於一般自以爲日本通者聳人聽聞，極力宣揚日本神威，滅殺民族信力，政府勇氣。政府對此種誤盡國家大事者，在決心抗日之前，應有以懲戒云。

公

等趁伏回中央要求經濟上之充分接濟，不要意氣用事，消極的向中央辭職，（二）希望教育界諸位先生於要求教育經費獨立以外，要特別留心到學生的寶貴光陰（三）希望各校學生諸君，永久保持此種活躍勇敢精神，爲國家民族全社會共同利益而奮鬥，但不要被任何腐惡勢力來利用，以妨害正當工作之進展。（四）希望政府當局諸公，再自檢省一番，自身究竟有無錯誤？自己引用佐治人員，究竟有無「開發其名而搜括其實」的飯桶敗類，混藏其中？總算好。邵先生等因中央慰留而打消辭意，且對中央有必要之請求及適當之建議；政府完全答應教育界之請求，將確運局收入全數撥充教育經費，使之獨立；把中山醫院完全撥歸甘肅學院，作爲添設醫科後之試驗場所。一教職員諸先生也就恢復授課工作，並討論保管教育經費之辦法；學生諸君也各自回到校中，安心的求起學了。據我們推想，政府當局諸公，也一定可以進一步自己反省一番，檢登一番的。我們覺得

各方面都處置得當。恰合我們的希望。我們覺得能夠這樣，西北前途總會有一線的光明。

吾人又記得在本刊第一期上曾說過：「邵鄧二先生應拍胸而言曰：『有我新邵鄧，不要舊甘肅』」又說過：「邵鄧二先生再不要教甘肅人失望！」甘肅舊日被鴉片煙黑化了，而邵先生等能主張厲行禁煙；甘肅舊日被軍隊拖累倒了，而邵先生等能主張裁兵，減餉，以輕人民負擔；甘肅舊日被土匪、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蹂躪剝削到人死田荒，社會整個破產，我們推想，邵先生等一定可以抱定大無畏的堅忍精神，漫漫兒把土匪剿滅，把貪污土劣剷除。這些固然都是我們的一種希望，但因為有這點希望，我們已經覺得西北的前途，有了一點光明。

其次我們要說到邵力子先生與生存編者的筆訟一事，關於此事的詳情，各報均有登載，我們雖明知各方消息，往往因立場不同，而微有出入，然而人類是有聰明的，事物是有道理的，以我之聰明，推求事物之道理，雖有千百種不同之消息同時傳來，但公道所在，真象已顯，是非早明，所以我們對於茲事本身，不願再有論列；我們所認為滿意者有兩點：第一，生存敢登載此項衝撞當局的言論，在黑暗的西北社會中，誠不易多得，很值得吾人之敬佩與同情；第二，邵力子以主席之尊，對於不利於己之言論機關，能夠以合法手續，加以公開之函辯，並不像其他軍閥餘孽一樣，動輒用其蠻力，對輿論加以非法壓制，這種講理不講力的精神，實足為黑暗社會開一新風氣，為將來法治社會樹一新先聲，所以很值得我人之欽佩與同情。我們覺得西北的輿論界如能永遠保持此種勇敢精神，西北的政府當局如能永遠抱定此種光明態度，互相攻擊，努力邁進，西北前途一定可以有光明之一日。

再其次，西北之貧是事實，蘭州的金價高漲，也是事實，蘭州

的現金飛走也是事實。不過據我們想，金條飛出，未必是政府人員拿走，也許是商人拿出來了。商人因為匯兌不便，道途多硬，把銀子換成金子，從飛機上帶出甘肅，也是理想中頗近事實之推斷。社會上發見金價大漲，當然是知道金量減少了，金子何以會減少？當然是從空中飛走了！誰飛走了金子？社會上人多口雜，惑疑到政府要人，也非不近情理！總之，我們認為西北的貧是事實，貧的現象雖有多種，然缺少現金確為最重要之一點，如果把很少的一點現金，都從飛機上飛了出來，那不是更貧了嗎？社會上如果貧到沒有一點流通的現金，試問開發西北的工作，將何以着手進行？完全用紙幣政策欺騙人民，在過去已經弄到山窮水盡，顛沛流離，吾人認為今後無論如何，應十分加以慎重考慮，不要再濫發任何紙幣，（最近甘省府又發行百萬金庫券，此事不知又害死多少人！）陷害人民於水深火熱之悲慘境地。所以我們認為蘭州的金子是用何種性質飛了出來，是一問題；而蘭州的金子應否飛出及如何防止飛出，又是一個問題；換言之，蘭州的金子飛出，是政府要人拿出？是商人民衆拿出？是貪官污吏的贓款飛出？是商人的正當資本飛出？這都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所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貧苦甘肅的現金，應否繼續飛出？即維持貧苦農村社會之少數資金，應否任其完全流出而集中於都會？如認為不應該時，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防止？這些問題，都希望大家及早有以注意，及早有所研究。如果甘肅當局能妥籌一種補救辦法，以解決此種問題，那西北前途至少比現在總會有一點光明。（陝西已有禁止現金出潼關之辦法，當否應應別議，然需注意到此種問題，無論如何，是足以使人敬佩的！）

以上種種，都是我們認為比較滿意的事象，我們由此努力前進，前途的光明是無窮的了！否則又會把光明變成倒幕，小心着，大家都應當時時刻刻小心着。

最後，我們還有幾點疑慮：（一）教育經費獨立是否包括全省？如僅係蘭州一地獨立，則其他各地如何？（二）蘭州教育經費之獨立，由於各校教職員學生之犧牲奮鬥，省府如對各地教育經費不早想妥當辦法，不怕各地方又鬧起風潮嗎？（三）確運局的收入，是蘭州各校的經費？還是包括全省各地及省外留學費均在內？如僅是蘭州各校的經費？則全省各地及省外留學費的各種經費，省府究竟指定

三中全會以後

三中全會閉幕了！三中全會於本月十五日開幕，共開大會六次，預備會一次，各組審查會二次，共議決要案五十餘件，於二十二日閉幕了。此次會議，精神極佳，中委到者百餘人，皆能和衷共濟，親愛精誠，雍融爾雅的討論一切關於安內攘外挽救危亡之黨國大計，同時班禪活佛，章嘉活佛，蒙古王公等，也都參加典禮，特許旁聽，雖然活佛穿着黃馬褂，王公的髮辮子，但由此越能表現出此次會議的精神，不惟全黨一致，而且是全國一致的。

此次會議的良好精神，用不着我們再來鼓吹，而且不必再事誇張。因為國家民族已經危險到了如此地步，如果以救國濟民為職責的國民黨，尚不能開成一次完滿的會議，如果國民黨的領袖們還不能互相諒解精誠團結，那再有何話可說呢！所以與其說此次會議之滿意，毋寧說過去會議之傷心；與其贊揚此次會議之成功，不如咒罵過去會議之失敗！中山先生組織國民黨，是為奉行三民主義，挽救國家危亡的。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自始即應和衷共濟；中央委員會議，每大都應雍和莊嚴，足以滿意於全黨同志及全國同胞。現在黨內黨外，國家民族，都已陷落到幾乎無法收拾之危急境域，黨的多數領袖們才稍有覺悟，開成了此次比較滿意的三中全會。在我們看來，領袖們已覺悟得太遲了！和衷共濟的中央全會已露出現

何項收入？能否一樣使不拖欠？（四）確運局長的人選，既由教育界公推，我們希望教育界諸公，體諒要非常冷靜，心地要非常光明，推選時也要小心謹慎，萬不要再鬧出爭攪漿糊的醜劇，教勞人大大的笑話一場。這些個小問題，也有大干係，如果大家能早注意到這些小問題，也未嘗不是西北前途之光明；否則這些小問題，如果演成醜劇，也未嘗不是又要倒臺的根子！

希天

得太遲了！所以我們用不着再事鼓吹了！更用不着再來誇張！此次會議的決議案，雖然比較過去會議的決議案為少，但的確能夠認清時局，對症下藥；而且議案內容，多着重事實，很少以前高談闊論，不落實際的毛病。關於決議案之內容，除外交問題秘密外，其餘關於內政建設各種方案，均已見諸報端，我們再不細談。我們這裏要說的，是三中全會以後，對於各方面的幾點希望：

1.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們，永遠保持任何會議場中的親愛雍和態度，永遠精誠團結下去。萬不要再發生任何決裂，教人家笑罵着說：中央委員也是五分鐘的熱度，在經過大刺激而良心發現時，就可以親愛精誠五分鐘；到了六七分鐘時，自私自利心又油然而發，於是又在互相鬧意見，爭意氣了！唉！「五分鐘熱度」是中國民族的恥辱，我們希望中央委員要自雪其恥，不要自取其辱！

2.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希望全國的政治領袖，軍事領袖，民族領袖，以及各界同胞，都要一心一德，共挽國難。有智者盡智，有力者盡力，有財者輸財，大家真正團結起來，集中全國家全民族的力量，來與我們不共戴天之仇敵拚命！再不要像從前一樣，勾心鬥角，自相猜忌；分據地盤，自相殘殺！敵人一來，自己毫不抵抗，

而紛紛奔逃趨避，那絕不是集中國力挽救危亡的辦法！我們希望在今後，東西南北的領袖，都從速集中在一處，四面八方的武力，都同時把槍桿向外，大家的心力體力，都一齊對準敵人。敵人雖橫暴，我炎黃後代，四萬萬民族子孫，絕不是好惹的。非把倭奴逐出國境，把東三省收復回來，誓不罷休！倭奴不要急，有一天使你知道我中華民族之威風哩！

3.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希望全黨同志更加緊努力自己的工作。因為國民參政會快召集了！憲法草案要頒佈了！國民大會也準備在廿四年要開了！這是說訓政時期快要結束，而憲政時期快要開始了！那麼，我們應該想一想：訓政時期我們應有的工作，究竟已經完成了沒有？沒有完成的還有多少？日子快到了，我們對於沒有做完的工作，將如何加倍努力，使之即速完成？如果因為我們的訓政工作沒有做好，弄到國民還沒有管理政治的能力，還沒有實行三民主義的決心；弄到國民參政會的會員，不是真正國民的代表，而是貪污土劣的化身；弄到國民大會的代表，也不是真正國民的代表，而為軍閥官僚政客所假借利用；弄到憲政不能完成，國家更成一團漆黑；那不是幾年來的訓政工作，完全等於零嗎？所以我們希望今後全黨同志，凜於時間已短，工作尚多，要格外努力，才是辦法。不然，就要功敗垂成，不堪設想了。

4.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希望全國同胞，也要切實來檢查自己一

絕望了的國聯

呆子

靠國聯來解決中日糾紛，已算失策；靠國聯來替中國伸張公理，收回失地，那更是絕對的夢想！國聯本身正是各帝國主義者用以共同宰割弱小民族的分贓機關，是刀俎儲藏室，是魚肉分切機，而不是分別是非曲直，伸張公理人道的法庭！各帝國主義者在分途侵

番：究竟已有誓行三民主義之決心？究竟已有行使國權之能力？究竟已有自治之習慣？究竟自己能否管理政治？究竟自己是否有認識力和辨別力？究竟自己能否上貪污土劣之首而受其假借利用？要知道憲政快開始了！自己快要親自臨朝聽政了！以言平選舉，我們能不能真正把有才德的人物選出呢？以言平罷免，我們能不能真正把無才無德的壞官吏撤職呢？以言平創制複決，我們能不能真正把好法案創制出來？把壞法律刪除出去呢？凡此皆有關於我們自身前途之利益，如果不及早有所準備，一到政權在手，不是倉皇失措，就是受人欺騙，而結果還是自己吃虧！設不幸而把政權又被野心家劫奪了去，自己反要被牠蹂躪，而無法伸冤叫屈。到那時國民黨雖然又要本其歷史的使命，拿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替我們奪取政權；但這中間的絕大犧牲，又要隨着革命而輪到我們的頭上了，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同胞，要及早有以注意，及早有所努力，免得將來自己吃苦，後悔不及！

總之，說是說，做是做。在目前，不但要能說，而且要能做，不但要說得妥當，而且要做得切實。會議是商量的機關，在會議上討論的結果，尤貴乎在事實上做得出來，否則會議也是空的，決議案也是關的；而切切實實表現在目前的內憂外患，則仍舊沒有一點辦法來解決。所以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希望各方同志各界同胞，要下定決心，腳踏實地去幹一番，才是絕對有效的真辦法。

路弱小民族的進程中，往往會因彼此利害不同，引起絕大衝突，這種衝突的結果，弱小民族固然免不了犧牲，但帝國主義者本身，也要弄到兩敗俱傷，過去的歐洲大戰，就是絕好的教訓。因此，各帝國主義者都覺悟到要一方面能夠充分的宰割弱小民族，而他方面還

能夠免除自己間的衝突，那最好先組織一個協調機關，大家事先商議一番，那些分給我，那些分給你，那些分給他，那些由你宰割，那些由我宰割，那些由他宰割，那些由各人單獨宰割，那些由大家共同宰割，凡事大家都商量着辦，免得再用武力來自相殘殺——帝國主義者互相殘殺！國際聯盟就是在這種意識之下組織成功的，不管有人把國聯說得如何尊貴仁慈，如何天花亂墜，但在我們弱小民族觀之，早已不是一個懷存好心的東西！一條魚兒跑到灶房裏向廚子要求救命，不但沒得到廚子的一分同情心，反而痛快的一刀切開，丟在鍋裏了！我們向國聯要求伸張公道，要求制裁強暴日本，替弱小民族伸冤，那正像魚肉一樣可憐，豈非絕對的夢想！

我們早已說過，國聯是絕對不可靠的，國聯是與強盜有瓜葛的奸滑和事老，靠國聯來解決中日糾紛，正是「沒了驢子算卦」不但把失地收不回來，反引起帝國主義者共同宰割中國的新注意。（見本刊第三期「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公布以後」一文中）現在不幸而言中，果然實現了！國聯對於中日問題，其始雖無切實有效之行動，但還有比較公正的言論與空洞無效的決議，繼而日本越加強橫，而國聯的操縱者英法等大國，反持其奸滑陰險的所謂靜默態度，連公道話也不說一句了！直到最近，國聯幾乎完全壞了良心，由行政院而大會，由大會而十九國委員會，推延復推延，觀望又觀望，奸中施滑，滑中施奸，不說別的，連自己委派的調查團所報告的事實，都怕得罪日本，不敢大聲說出來！連調查團報告書上所說明的：（一）九一八夜日軍之行動不能認爲合法之自衛；（二）滿洲僑國爲日本文武官吏一手造成，而非當地民衆自願之組織，都不敢明告宣告，而英法兩國的重要發言人，反完全持一種袒日的論調，英外相西門氏，竟有自本侵佔東三省不算侵略中國之怪論。噫！吾人早知國聯絕不會替中國伸冤，但尚不料其結果之如此悲慘！吾人亦早知依賴國聯之通

早必爲失敗，但尚不料結果之如此絕望！以空洞而複雜之國聯本身，吾人固早斷定，必不會有乾脆勇敢之行動，以制裁日本之暴行，但吾人初不料號稱維持世界和平之國際聯盟，竟連一句根據事實，本諸良心的公道話，也不敢說，不願說了！國聯之充分暴露其真正帝國主義者的面目，我們無足深怪，不過弱小民族不知自強，反夢想着依賴國聯，以求其自身之解放，那真正太可憐亦復太可悲了！

我們相信，政府要人以及全國民衆，自始即沒有一個在良心上要靠國聯來收復失地，挽救國難的，然而自去年九月十八一直到現在，却都注意到國聯之態度，妄想國聯之幫助，依賴國聯之處置，而自己毫無切實有效之軍事準備與武力佈置，時至今日，敵人且將進取熱河，擾亂平津，榆關熱邊，屢聞槍炮之聲與飛機之音，試問政府及地方當局，究竟有何通盤準備？有何適當佈置？將仍待敵人之長驅直入而毫無抵抗乎，將仍靠國聯之主張公道而束手待斃乎？我們雖然原諒前此政府之投靠國聯，並非甘心誤國，乃爲無可如何中之唯一辦法，正如一個人平時不講衛生，弄到身體虛弱，形單影瘦，一遇大病，除了求神拜佛以外，再無他法可想，明知神未必靈，佛未必驗，但不求不拜，再有何種辦法！我想，前此政府之投靠國聯，正是病人求神問卜的意思，明知國聯未必可靠，姑試靠之以作精神上之安慰而已！不過往者已矣！過去之幻想已成泡影，國聯之希望已成絕望；吾人今後將如何呢？

我們覺得一個虛弱病者，如果不趕緊注重保養，如果不趕快吃些補藥，如果不在事實上反求諸己，而天天跑到這裏求神，跑到那裏問鬼，越跑的路多，越把病就誤得更重，自己越死得早！他的錯誤並不在求了菩薩而不求祖師，也不在問了靈官而不問關帝，更不在請了道士而不請和尚；他的根本錯誤是不自己保養而求諸鬼神，不自己努力而望人幫助，中國將來的出路，正身如此，如果我們不

自己努力，不自己掙扎，不自己拿出全副力量來收回失地，要靠人家來代我們伸張公道，交還失地，那真是癡人夢想！那真是自討無趣！那真是等着亡國，等着滅種！我們試想，在這種有強權無公理

對俄復交與聯俄容共

自從清黨以後，中俄在政治上便失了聯絡，相互的感情也日趨于惡化。直到十八年七月搜查哈爾濱俄使館的事件發生以後，就繼續着斷絕了經濟的關係。在這近四年的時間以內，在俄國牠自己有許多建樹，而我國的政治仍然混亂如昔，經濟日形破產；而且還受了空前的巨大的損失。就是日本佔去了我們的東三省。

原來在中俄失和的過程中。日本獲得漁人的厚利真不少。去年九一八的事件，乃是趁火打劫的最後總結。但是在日本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以後，還對世界各列強揚言說是他們的行動是進攻俄國的準備。這一種無恥的欺人的感辭，不久便自揭破，而于今已經更為拆穿了。我國出席日內瓦的代表顏惠慶氏，已經在本月十二日與俄國代表李維諾夫正式談判復交了。這一復交，中俄的政府人民各方面都表示十分的欣喜，列強也多表示贊同，可是日本初則驚疑，而現在似乎已感不安了。我想中俄的這次復交，至少在東方的國際局面將有新的改變，日本也恐怕不能如先前那樣的肆無忌憚。那麼也就是我們中國的轉變期了。不過在這裏我們不得明白如下兩點的意義。

一，現在中俄已經復交了，恐怕有人就認為中俄已經聯合一致了，或者認為中俄已經訂下什麼盟約了。或者更認為俄國將會代替我們收復東北，來幫忙我們打日本。若果大家認為是這樣的事情，那便是大錯而特錯了。因為我們這次的復交，只是恢復了尋常國際的關係，恢復了商業上的來往，兩國互派使領而已。至于聯俄，或

的禽獸世界中，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再有那個可說呢？國聯已是絕望了，國聯以外又有甚麼可以希望呢？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于南京

切仇

者說是訂什麼盟約，那是指着政治上的聯絡；現在還談不到。現在兩國的關係，只是商人的來往，貨物的交換。這種來往和交換，除了在正式通知交戰的當事國不能實行外，在於今的國際法上，任何兩個國家盡可以隨時發生的。如現在的中美通商，中英中法的通商就是最好例子。至於聯盟或者什麼協定，乃是站在政治的觀點而成立的條約，這裏邊就含有政治上的幫助，或者在戰爭時的攻守同盟。如過去的英日同盟，和歐戰時的英法協定等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們便知道復交和聯俄是顯然不同的兩件事。

俄國自革命以後，與世界列強在政治上都站在相反的地位，然而他們並沒有完全的斷絕經濟上的來往。英國和俄國通商最早。法國波蘭和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先後和蘇俄恢復了邦交，美國在這次羅斯福執政以後，也是要正式承認俄國的國體與政體，這樣算是俄國與列強各國都有來往，都有關係，但是未必都與俄有什麼政治上的聯合。那麼中俄的這次恢復邦交，也和其他各國與俄國來往的關係一樣。所以我們也用不着過分的高興，我們還得力圖自強，用自己的力量收復我們的失地。

二，有些人或以為現在中俄已經復交了，不但可以得到俄國的 political 上的幫助，而且還認為共產黨也可以任意活動了。這更是一種大錯誤。恢復邦交與聯俄不同，與容共更不同；即聯俄與容共也不是一件事。

恢復邦交，乃是很普通的事件。至於聯俄和容共乃是屬於政治

上的手段或政策。然而聯俄與容共雖同屬於政治問題，但是他們之間的實行，也各自有其不同的條件。因為聯盟是基於國際局面的轉變和需要而決定的，其大權操之政府。政府看見國際局面的變化，他認為與某個國家有同盟的必要，他們便相互間協商訂立聯盟的條約。在條約的有效期內，他們對於國際局面的轉變，取着同一的態度；甚至在戰爭期間，他們是同攻同守的。如果在條約期滿後，或者在發現某一方對條約不能實踐的時候，他們盡可以解除盟約，或者與其他各國重新立約。這全視政府的外交策略來決定的。至於容共，那一方雖由於政府的策略，而更重要的還是看兩國的人民的感情，意志，和他們在政治生活上的需要來決定的。中國民眾在政治生活上的需要是：在消極方面求得民族的獨立，在積極方面還要打倒帝國主義，並解放全世界的各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眾。共產黨的革命的最大目標也是推翻資本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雖說在革命的對象上是同一的；然而中國民眾是先要求得自身的獨立，然後才

歐美各國選舉制度之比較觀

近代文明國家，無不盛行選舉。西人常說：從前的黨派爭勝，是用槍彈；現在他們的爭勝，是用選票；從前的爭勝，是將人頭打破，現在的爭勝，是數人頭多寡。引申來說，從前專制時期，人民無權，野心家苟欲爭奪政權，祇有賴諸武力。在現時民主政治下，主權在民，凡欲在政治上得相當地位者，用不着調兵遣將，祇須把自己的政見及計畫拿出來，聽人民採擇，人民贊成那一位，那一位就可以獲得政權，為民服務。人民表示贊成反對意見的方法，就是選舉。但是用選舉來表示人民公意，擢拔施政官吏，是一件極複雜煩難之事，例如選舉區域究竟有多大，以全國為一區域，而使人民普選呢？還是劃全國為若干區域，而使住在區域以內之人民，選出

能作解放他人的進一步的工作。共產黨人却不是這樣的，他們不管時間和空間的能否行得通，只是盲目的囹圄的一賊。那麼在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似乎還可以行得通，在目前的中國的確是絕對不需要他們的主張與辦法。由此我們曉得聯俄與容共又是兩件事，所以在這中俄恢復邦交的聲浪中，我們還是不應當高興或者懼怕，我們更要加緊自己的努力，使國民革命從速完成，中國民族自動獨立。

由上面我們已經明白了復交聯俄與容共的不同的所在。不過，我們還要曉得，我們這次和俄國復交以後，並不是不能再和俄國在政治上發生關係，如果日本或其他列強欺壓中國太甚，俄國如能真心的幫助中國民族的獨立，那麼中國也可以站在民族利益的原則上和俄國聯合也未可知。這裏我們只看是否於我們民族國家的前途有利與否來決定的。

二四，一二·一九三二。

雲

若干代表呢？選舉時凡一區域以內之人民，應該混合在一起投票呢，還是讓各職業團體，各自推選代表呢？他如施政的官吏，究竟何者應歸民選，何者應由長官任命。選出之官吏，究竟應該對本區選民負責，還是既經當選之後，即與他們無干？都是很值得研究之問題。

選舉制度，沒有客觀的好壞，何種制度相宜，當以一國的社會情形為轉移。宜於此地者，未必宜於他方，此國施行滿意者，苟置個用諸彼國，儘許完全不合。故我們不能說世界上那一國的選舉制度最良，亦不能說那一種選舉制度最良，祇有那一種制度在吾國施行最為滿意者，即為吾國之最良選舉制。但我們要給吾國創一種施

行最爲滿意之制度，絕不能純恃憑空夢想，現代各國盛行的選舉制度，實有先行研究之必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別國的制度，雖不應爲我楷模，然實足資借鑒。方今國民黨已明白決議民國二十四年爲憲政開始時期，屆期自當實行民選。則在這兩年之間，我們應當研究出一種宜於吾國之選舉制度。爲這種研究的一點初步工作，茲述歐美各國流行之選舉制。以供對此問題有興趣者之參考。

(一)選舉與民意 歷述各國選舉制度，非數十萬言所能盡，正如蒙羅教授說：「一部選舉史，實係一部政治史，亦即一部文明史。若果兩大本書祇可敘述世界上一部分之選舉制，則欲敘述全世界歷來之選舉制度，當須十二本方可。」茲爲力求簡單明瞭起見，將選舉制度分爲若干問題，逐一引證討論。

在選舉上首應注意之問題，即係選舉與民意。因爲選舉之主要目的，即係表示民之向背；凡人民反對者，當退位讓賢；凡人民贊成者，當得權施政。惟人民雖各有意願，但具體的表現出來，確非易事。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而欲對於選舉官吏，決定政策，自然而然的表示出多數一致的意見來，則爲絕不可能之事。但人民苟欲有政治組織，絕不容一盤散沙，各自表示各自的意見，必須有多數的意見方可。例如美國選舉總統，儘許有些人贊成甲，有些人同意乙，有些喜歡丙，美國約有一萬萬二千萬人，倘使自然的表示意願，則至少可以選出一萬以上之總統，而無一人可以得大多數人之擁護。如此則豈能免一國三公，政出多門之弊嗎？爲齊一國民之意旨，於是各國有政黨之組織。政黨之主要目的，即係將一盤散沙之國民，使之有組織，將國民各個人之意旨，融合起來，成爲黨之意旨，由黨向外表現。歐美各國之政黨組織，情形不同：有一黨制者，如蘇俄。有兩大黨制者，如美國及歐戰前之英國，有多黨制者，如法德等國是也。一黨專政，祇適宜於特殊情形下，非民主政治之

常軌，毀缺而不論，兩大黨制下，黨對於各種問題，輒作含糊不清，態度兩可之表示，以冀避免反對。因之遇事常爲調和遺就，而乏堅決徹底之主張。所以每逢選舉，其標出之大政方針，各方聲譽，面面周到，語意含混，可東可西，使人民無可積極的反對，然亦無可積極的贊成。在多黨制下，各黨的政綱確定，態度顯明，一遇問題發生，輒本其立場，而謀解決之道，所以在選舉上標出之大政方針，各自不同，不涉含糊，使人民極易認清何者與其主張相同，何者與其宗旨離異。故若專爲在選舉上表現真正之民意計，多黨制實優於一黨制。但選舉不是政治之最後目的，乃係產生被選舉人，出而組織政府，在多黨制下，各黨之政綱雖較明確，但一黨在國會中不能得大多數之擁護，故每逢政府改組，常有數黨爲臨時之結合，彼此遷就，放棄原來主張，以冀湊成大多數，出而主政。故於選舉時，無論主張若何徹底，逮到實行時，仍難免各方遷就，調和退讓，而且此種臨時結合，不能持久，遇着他們破裂，政府亦隨之瓦解。如現在法德等國就是這樣。國內有六七黨以至十餘黨，各有不同之主張，極左者竟至主張共產，而極右者竟至同情復辟，但在國會中各有相當勢力。一遇內閣倒台，他們常臨時湊合，在國會中佔得多數席次，而使其首領出而主政，但不數月意見不合，團結解散，而內閣遂又被推倒，所以一年之內，政府輒數次改組，在兩大黨制下，各黨之政綱雖欠明確，但不是此一黨佔多數，即係彼一黨佔多數。佔多數之黨出而主政，用不着和別黨調和遷就，故其政綱雖不徹底，尙可見諸實行。在法定之選舉期內，政黨之勢力，無甚變動，而政府遂不至於常有被推倒之虞。如美國及十餘年前之英國，就是這樣。保守黨的政綱，未見得十分主張保守，自由黨的政綱，亦未見得十分提倡自由；共和黨號召的共和與民主黨所倡的民主，尤其是無甚區別。但是每一黨於選舉得勝，其所組織的政府之壽命，

前延至三四年之久。而且對於他們選舉時所提出的政綱，總可勉勵實行。

(二)選舉方法與政黨多寡 上節述選舉與民意之表現，連帶提到多黨制一黨制與民意表現之關係。但是民意固藉政黨表現，而選舉方法之不同，實大有影響與政黨之多寡。歐美各國選舉方式，可約分為二類：(一)分區選舉制，(二)比例選舉制。英美等國行分區選舉制，如英國將全國分作許多國會區，每一區選舉一人或若干人，選舉時允許保守黨自由黨工黨以及其他許多黨都有候選人，但結果在該區內，何黨人佔多數，其黨的候選人即當選。故假定全國為一百區，保守黨在六十區，各佔七分之二小數六，自由黨佔七分之二小數四，工黨佔七分之二，則此六十區的當選人，將悉為保守黨。工黨在其餘四十區中，各佔七分之三，自由黨佔七分之二小數九，保守黨佔七分之一小數一，則此四十區的當選人將悉為工黨。苟如斯，則全英國每七萬人平均選一國會議員，自由黨在全國有千餘萬人，而可無一人當選。保守黨雖亦一千餘萬人，却可在國會佔絕對多數。美國之國會選舉，與英國同；而其總統選舉，尤使所謂少數黨無機會參與。總統選舉，用間接方式，以邦為單位，每邦先選出與國會中該邦出席上院及下院代表同樣之人數，為總統選舉人然後由選舉人，連合起來選舉總統。各邦的選舉人額數隨人口多寡而定，如紐約有四十七名，萬幾明則祇有三名。初選時各黨在各邦均有候補當選人名單，如在紐約，共和黨推名單中有四十七個候選人，民主黨社會黨農民勞工黨等亦然。投票的結果，假定共有二百萬選民，共和黨得九十八萬票，民主黨得九十七萬，社會黨得四萬，其餘各小黨得一萬，但道四十七個總統選舉人將悉為共和黨當選，故美國總統選舉之初選結果，各黨在全國之投票人數，與其當選人數，相差太遠；如一九二八年之選舉，共和黨投票人數約二千一百萬，

民主黨約一千五百萬，但共和黨當選人為四百四十四人，民主黨却有八十七人。本年選舉，全編選民約四千萬人，共選五百三十一總統選舉人，倘平均起來，則七萬餘選民，即可選一總統選舉人但社會黨投票者逾百萬人，竟無一人當選。故分區選舉制，絕不表現真正民意，於大黨極有利，而小黨則極受損。歐洲大陸各國德法瑞士等十餘國，行比例選舉制，比例選舉制，各國略有差異概括來說，如德國分全國為三十五選舉區，每六萬票可選一下院院。在每區中各黨都有候選人名單，但人數無定，投票的結果，某區社會民主黨得十八萬票，則其名單上之前三名當選，共產黨六萬三千票，則其名單上之第一名當選，於是將三十五區總併為七大區，將各黨在大區以內各區剩餘之票加起來，如有足六萬者，又有一人當選。如社會民主黨在甲區除當選三人外，尚剩兩萬票，在乙區尚剩四萬五千票，於是在大區內又有一人當選。各黨在十七大區剩餘之票，最後全國合併起來，如尚有足六萬者，又可有人當選。這種選舉法，可以代表出各黨真正的實力，他們有多少投票人，即可按比例有若干候選人當選，較分區選舉制之往往在全國論選民為少數，而其當選人反為絕對多數者，實足以表現真正民意，但行比例選舉的結果，必有許多黨出現，因為各黨在國會都有機會佔幾席。許多黨在國會占議席的結果正如上節所述於選舉時，各黨固有確定主張，連到出而主政，實行政綱時，則不得不有數黨臨時結合，放棄原來主張，既不足代表民意，又反使政局常飄搖無定。

(三)選舉制度與行政首領 行政首領在職之久暫，常隨選舉制度為轉移。如德法兩國為比例選舉制，有許多黨存在，一國內閣改組總統職我所能得國會多數擁護者，使之組閣，固不必為某一黨之領袖，而且有時非任何黨之領袖。故在同一黨中之人，今年為國務總理者，明年或為部長；今年為部長者明年或為總理。英國行分區選

選舉制，國會中從前祇有保守自由兩黨，現在又有工黨。各黨均有固定之領袖，平時在國會領導黨員，倘某黨出而組閣，其黨之領袖，即為國務總理。除非黨之領袖死亡，辭職，或自動堅決退讓，任何時候該黨在國會占多數，其領袖必復主政。所以英國的政治家常有組閣三四次者。美國雖亦行分區選舉制，有兩大黨，但其黨之領袖，常隨總統及候選總統為轉移，如民主黨之領袖，原為白院，但一九一二年威爾遜當選總統，威氏即替為領袖。一九二八年斯密斯當選為民主黨之候選總統，該黨之一切要職，遂全由其支配。今夏羅斯福為該黨候選總統，今且當選總統，則是後羅氏主政期間，為民主黨之領袖無疑。所以美國的行政首領，隨歷屆大選為轉移，而黨之領袖，却隨政治勢力而變易，和英國恰相反。比較起來法德等國的行政首領，最易更換，美國次之，而英國苟某人為某黨首領，則終其身祇要該黨有出而組閣之一日，彼即為當然之總理矣，故其行政首領，最有持久之可能。

(四)關於選舉制度之其他問題 除上述諸節外，某種官吏應由民選，某種官吏，應由長官任命，亦頗值得注意。其在歐洲各國，祇議會議員總統省長市長縣政府委員等由民選，而其餘官吏則由政府任命。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前，則不但總統州長議員等歸民選，而各州之廳長各市之局長甚至法官，亦多由人民選出。以改充事務官者，多為活動政客，而缺乏作事經驗，各自獨立，而不相統屬，浪費過多，而收效殊少。近數十年來，風行短票運動，許多向之歸民選者，今皆改由長官任命，對長官負責。苟長官認為失職，可以依法黜退。如各州之廳長，除極少數外現多由州長任命，各市之局長亦多由市長或市經理任命；法官多改由行政長官任命。除法官外，其餘被任命之屬吏，均對長官負責，而受其指導監督。故民選官吏之逐漸減少，為現代民主國共同之趨勢。

被人民選舉之官吏，在既經當選之後，是否仍對選舉他之區域負責？從前政治學者，多主張官吏之選舉，雖由法定區域；但既經當選之後，則為國家官吏，當着眼國家全體之利益，不應對於選舉之地方，負任何責任。是以在二十世紀前，除瑞士有些 *Cantons* 其人民施行罷免官吏權外，其餘各國，凡經民選之官吏，在既當選之後，人民即無權罷免。自一九〇三年起，美國加州之羅山基城，其市公約賦予人民罷免官吏權，後漸推行各地。至現在止，美國已有十餘邦，賦予人民罷免權；大多數祇限於罷免民選官吏，惟康薩斯城，人民可以罷免由長官任命之屬吏；大多數可以罷免法官，惟安大和華盛頓，密昔根及路易塞亞納四邦，即將法官除外。

選舉時讓人民混合在一起投票呢？還是讓各種職業團體，各自選其代表呢？對此問題，政治學者，頗有爭論。贊成之者，以為各職業團體之利益，祇有其本團體之人，足以代表；倘令以普通政客來代表他們的意見，當不免背馳不合。反對之者，以為人民選出之官吏，係代表整個國家為全國謀幸福，非代表任何團體，為一部分人謀福利；倘使各職業團體，各自選其代表，為該團體謀利益，勢難免各自謀其利益，而違背全國之公意與幸福。在歐戰前，歐美各國鮮有用職業團體為選舉單位者。歐戰以後；俄國鄉村人民選舉代表組織區蘇維埃。工場及商店之工人，選舉代表組織市蘇維埃。德國除國會外，有勞工議會，經濟議會，使勞資雙方，各選代表出席。此實係啓職業團體選舉之漸矣。

結 論

上面將選舉制度上各種重要問題，引歐美各國的現行制度逐一加以引證說明，備留心此問題者之參考，而冀將來為吾國創一種完滿之選舉制度。吾國尚在過度時期，政情逐日演變，故我不敢妄斷，何種制度將來在吾國為最良。但在上述各種制度中，有一點頗值

得特別注意：即無論任何選舉制度，絕不能將民意整個代表出來。故選舉是義務，不是權利，選舉不是將民意按比例表示出來，乃係民主政治下，產生政府的惟一方法。故我們應注意如何選舉，而可產生良善政府，增進人民幸福。不必拘泥原理，謂如何選舉合乎公理，可以表示出真正民意。如對於普選及婦女參政等問題，我們應

青海寧夏兩省墾務的現狀與將來

一、緒言

青海寧夏兩省，離開金魚式的甘肅地圖，成了獨立的行政區域，現在已有了四年的歷史，在這四年當中，能夠繼續維持其機關如林，兵匪迭更的環境下之新生命，我們不能不佩服青寧同胞負擔重為國犧牲的精神！但考察兩省的經濟狀況，究竟在何種程度呢？青海除由甘肅劃分來的西寧道七縣，現在才走上了農業經濟的途徑外，其餘部分，仍在畜牧經濟時代，所以駐在海中部畜牧的蒙藏同胞，每年到秋冬之季，用羴牛馱上他們的經濟財——羊毛羊皮——在貴德，湟源，巴燕，循化，西寧之塔爾寺，上五莊及北大通（有卸家可招待買賣）換他們所用的食糧——青料，掛麵；用具——鑼鍋茶壺木盆……駐海北部的，又要跑到甘涼安肅邊境，換取他們所用之食物，駐海南部的，又要跑到康藏邊境，換取他們的食物，這裏「物之交換時代」的現象，經濟二字，實在夠不上談！

至於寧夏呢？也由甘肅劃分的寧夏道屬之八縣，現在是農業經濟外，其餘部分，也和青海內部畜牧情形一樣：並因沙漠橫互，有許多地方，水草俱無，連畜牧都不能。黃河中貫，富稱天下的寧夏情形，不過如斯。青海寧夏兩省，均以礦產豐富，有名於世，金礦，銀礦，鉛礦，鐵礦，煤礦，寶石發現的地方不少，可是埋藏地下豐富，一時有何方法可以開發致用呢？恐怕交通不便

注意如何與國家及社會有利益，不要謂如何方合乎天賦人權及男女平等的原則。我們必須將產生良好政府，這個問題，放在適合各種抽象原則之前，則我們始可望創設一種適合中國環境之選舉制度，而免除籠統抄襲，不合國情之弊。

樂天

之青寧，利用礦產，現在尚差的遠呢。

青海寧夏的鹽，不是很多而很馳名嗎？可是鹽稅一項，雖為青寧兩省每年收入的大宗，然而產量雖多，辦理不良，流弊叢生，銷路不廣，青海之鹽，本省食用外，只能行銷甘肅一部，寧夏之鹽，本省食用外，只能行銷綏遠一部，所以鹽稅在兩省經濟上的效用，也不過一種補助品而已。

近年因天災人禍，青寧兩省農村經濟，已經破產，農民終歲勤動，尚不得一飽，城市蕭條，購買力衰弱，金融的不景氣，已到全行停頓之前夕，在此現狀之下，尚有重擔在身——軍隊的糧餉，省縣政府的公款，以及……捐……稅……差……徭，青寧兩省同胞，已夠受了！

青海建省以後，人口日增，此四五年中，陝甘兩省，因匪旱之災過甚，攜眷逃難青寧兩省者，青海約計二十萬人，寧夏約計十餘萬人。在此人口突增之下，當地生產，均感不足，就是一項，亦有求過於供之虞，社會上安得不發生恐慌呢？可是青海寧夏省面積與人口之比，每方里平均僅得一人，若就能耕之地，加以開發，並不見得有人滿之患，況青寧兩省，新設行政區域，真如少年時代一般，若欲解決經濟恐慌，人口恐慌，惟有開墾之途，因開墾比較開礦，着手易於進行，成效尤為宏大，近來增加之人數，十九均為農民

其希望得二耕地而求生者，不知凡幾，政府若利用之，一，可收開墾荒地實效二，可救濟飢民死亡，三，可減少土匪，四，可鞏固邊防，茲以墾務為青寧兩省庶政的首要，特就墾區及墾務情形分敘之，

二、青海墾務之情形

青海荒地，可墾者有黃河流域，柴達木河流域，長江流域，瀾滄江流域，及臨海四週，總面積雖無確實調查，約估計在二百萬畝以上，有人說，天氣太冷，種植不易，此實大謬。因為凡草木不生的地方，農稼當然不成，但青海內部區度，有許多地方，因係溢地，較省城一西學尚高，北部之柴達木河流域，現在米麥均能成熟，和碩特一帶，青科豆子燕麥油菜甜菜之類，收成均好，其土質多係青土黑土砂土，黑土最富養分，黃土砂土較次，但適於農產物之種植，經事實之證明，亦無疑意了，茲分述現存墾務情形：

甲，墾務機關，本省建省之初，設有墾務總局十九年改為青海省墾務總處，辦理全省荒地事宜，該處經費，除按月向省政府請領外，大半由墾戶交納地價及清丈騰餘地價內支供之，

乙，墾戶數目，墾戶均係私人承領開墾，現計約二千餘戶，多為本省人，西寧，湟源，貴德，循化，樂都，大通各縣人居多，甘肅陝西人及皋蘭人亦次之，

丙，墾務糾紛，本省荒地雖多，但多數為各藏王公認爲其牧地，或臨近之寺院，認爲其寺產，致因開墾發生控告案件，現在不會受尺，未解決之懸案，有五百餘件，政府尚未規定整個解決辦法，任其連年糾紛，此為墾務前途之一大不幸，

丁，墾區面積，自民國十六年辛現在，計墾區面積約三十萬畝，湟源，貴德，西寧最多，樂都，大通，次之，都蘭，共和等縣又次之，

戊，墾區水利，本省墾之地，多係山坡旱地，間有坦蕩平原，不易取水灌溉，即開渠取水，勢必引起溝渠所經地之人之干涉而興訟，所以青民對於水利方面，經費浩大，不的興辦是一個問題，惹起糾紛，連年聚訟不決，失事廢時，兩無裨益，寧願息事寧人，不願爲求水利興訟，受悍吏之追突，又是一個問題，現省振務會撥款一萬伍千元，由民政廳分撥西寧大通樂都貴德互助共和湟源等縣在能引水之區，開渠灌溉，結果如何，尙不知其究竟也，

己，墾地之農作物及收穫量，本省墾地第一年可種油菜，燕麥，第二年種青科玉麥，第三年始可種小麥，豌豆，但種麥豆，當不如種青科油菜的可靠，故墾戶多不冒險種麥豆，以免意外之損失，氣候寒冷，年僅一穫，每畝收穫量，平均納得市升內三斗上下，

庚，墾民之生活，墾戶領得地畝後，約三四月間，即趕上牛，背上鐵鍋，往荒地墾作，到目的地，先挖一土洞，或架起帳幕，解決住的問題，然後搬來三塊石頭，按上鐵鍋，(俗名「三十一頂鍋」自解嘲之語)加燻野柴，燒開清水，拌上炒麵，洋洋自得的吃，吃飽後，即努力開掘，其他器具，一無所有，此種簡單生活之中，輒繼續發出很快樂而遊揚的山歌聲：「阿哥的肉，想妹着……」其耐勞之精神，實在叫人欽佩不置，最好政府設法獎勵，設法補助才是！茲列青海墾地區域，及將來之計劃如下：

區	分屬	地備	註
第一	區	湟源大通貴德樂都循化化隆西寧共和等縣荒地屬之	齊源同仁互助民和

第二	區	和碩特等旗游牧之地	大通河湟水上流一帶及海西邊等地
第三	區	當哈伊瑪圖山以西巴爾哈拉山以北之地	柴達木河流域
第四	區	玉樹四十土司所管蒙古爾津固察拉布稱多囊謙等地	通天河流域瀾滄江流域
第五	區	大河竊一帶及沿黃河上游沿岸等地	黃河沿岸包括色特寺拉加寺什則寺等地一帶

按照以上計劃，具體辦法，惟有分路漸進開拓，因荒茫之地，欲施行開墾，雖內地稍感，交通不便，墾戶應用器物食料，不易輸入，如匪類滋擾，無法保護墾戶，致有志開墾農民，裹足不前，實行漸進辦法，則無慮此，試看由甘肅通新疆大道上，早已開化設縣治，而接近青海寧夏兩方，現仍未脫帳幕生活，此其顯例，所以青

海墾務，應注重內部荒地，按照計劃，分路進行，如蒙番有阻擾者，應曉以利害，或讓一部分荒地利益，歸該地王公享受，如此既無糾紛之發生，又收開發之實效，開墾良法，無逾於此，茲擬漸進路線表如下

路別	線	幅	面	設	置	備	註
第一路	由湟源起經恰不恰大河竊直達結古	沿大道左右各三十里劃為墾區區域，不得過於延伸。	五里設一村，二十里設一堡，設堡處酌置屯墾兵若干。	此路為通青南要道，關係甚大，欲青南鞏固，非將此路移殖充實不可。	此路墾通青海內部始有經營之基礎		
第二路	由恰不恰經香日得至柴達木	同	上同	上	水峽內大石橫臥，不易行走者，稍用人力，即可通車，既出峽口此茫茫平灘，直至都蘭。		
第三路	由西甯出水峽至都蘭	同	上同	上	黃河兩岸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林木甚多，開發較易		
第四路	由大通至烏蘭木倫河上流一帶	同	上同	上			
第五路	由貴德循黃河兩岸而上至訖讓多巴	同	上同	上			

據上表路線，擇適中之地，各設一墾務局，直屬省清墾總處，並於各路墾務局之下，按開拓之情形，設若干支局，俟有相當墾熟地畝，然後籌設縣治，（已設縣治者因之在墾區內之民事，應由墾務局局長，召集當事人調處之，（青海內部蒙藏民間，若發生爭執

，或其他不幸事件，向來均由首領調解，無法庭之組織，但局長必須公正廉明，務使雙方均得其平，而無冤枉懦弱袒護強暴為最要之條件。

總之青海開發內地荒地，已成不可稍緩之勢，當局若為此地之貧農着想，尤應防止資本家與土劣之包辦與把持，更應為游牧為生之蒙藏同胞着想，竭力扶助其散壯丁，致力農田，漸次改善其生活，此為目前之急務，不然，開墾之利未收，因開墾而引起蒙藏同胞之不安，此非開發青海之本意也。

三甯夏開墾之情形

古諺云「黃河百害，惟富寧夏」，於此可知寧夏的富饒了，但離黃河左岸之賀蘭山一帶及阿拉善土爾扈特一帶，均為荒涼滿目之地，其口除沙漠綿亘而外，可耕荒地頗多，乃以居民多係蒙番族，以游牧為生，不可耕種，其面積約計一十四萬九千餘畝，在黃河沿岸者，有三分之一，在賀山蘭麓及阿拉善者有三分之二，土質多含礫質，經黃河或其他河水灌溉，即成良田，十八年設省之初，人口日增，從事開墾，茲將墾務情形，分述於下！

甲，墾務機關——十八年由建設廳呈明省政府於寧夏，甯朔，金積，靈武中衛，平羅各縣設林墾事務所一處，委林墾專員一員，十八十九兩年六縣共領出荒田約一萬九千餘畝，事務所經費由地價內籌支，迨二十年後，領荒地人漸少，事務所經費，無從支付，乃將林墾事務所裁撤，由建設廳臨時委員辦理，并督飭各縣建設局兼辦，現無獨立之墾殖機關存在耳。

乙，墾牧公司——有石瀛生者在甯朔縣境組織樂土墾牧公司一所，涂冠羣等平羅縣境組織耕墾牧公司一所，成績頗佳，設無匪患必能日漸擴充於田疇曠曠之地步。

丙，墾戶數目——共有一千三百四十餘戶，均係各該縣本籍農

民，客籍墾戶，僅十之一。

丁，墾區水利——各縣荒區，因無水灌溉，亦承領者裹足不墾之一因也。編建設廳有見於此，撥款開墾平羅縣通昌通義等村之龍華渠；常信村開墾興業渠，色魯二灘開墾紹昌紹興等渠；在寧夏縣河西村開墾第一第二民生渠，故各該縣民因附近荒地，能資新渠灌溉，領荒田者，咸踴躍從事，惟交通方面，尚感不便，不無遺憾也。戊，墾地農作物及收穫量——新墾之田，可種稻，糜穀，蔬菜，油菜，豆類，每畝收穫平均不下新制市斗內二石左右。

己，墾民之生活及待遇——墾戶如遇墾地十分收成每畝田地，足供一人之簡單生活之用，其籽種牛工農具，均由自備，惟初墾之地，三年內不收科，公家若能設法補助，墾戶所得實惠實多，但現在尚難談到補助，只要在墾戶身上不剝奪，亦頗足矣。

庚，墾務糾紛——本省因墾地多而墾戶少，尚無重大之糾紛，因蒙人所佔之畜牧地，雖頗可耕種，但遠在沙漠而外，交通不便，無人前去，各發所發生之小糾紛，亦不過為佔地多寡之爭執，各縣府派員查勘後即可解決，若與蒙王公發生爭地問題，亦沒法調解，曉以利害，終歸和平解決耳。

辛，將來移墾之計劃——一，賀蘭山一帶墾地，應分中衛區，寧朔區，平羅區，登石區，各設墾務局，次第向賀蘭山麓推進，對於承領開墾之戶，先不收地價，俟三年墾熟後，酌收最低地價并升科，二，齊拉分山一帶墾地，一面令蒙族王公，勸其部下開墾，一面收容內地墾戶承領開墾，漸次進展至額濟納境，並於相之處，設阿拉善墾務局專辦阿拉善墾務事宜不收地價并設法為墾戶予以相當補助——籽種耕牛農器，三，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一帶墾地設額土區墾務局，專辦於額土墾殖事宜，不收地，蒙族開墾種植者予以獎勵

四尾語

青寧兩省，蒙番雜處，交通不便，雖良田沃野，到處皆是但從事墾墾，必引起蒙番同胞之反對，若當局者以誠懇改善蒙番生活為心向前去幹，蒙番民見有利於已，均樂意開墾，而泯除反對之心理矣，我國政府凡舉一事，即惹起民衆反感者，非民衆眼光短小耶，蓋以利未至而害先加於民衆之積漸之效果也，羣科王之言曰「……我的地界，願大家來，開成田地，願省政府設一縣治，田地上

中央委員的良心話

關於西北，中央要人多有言論發表。他們的言論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們的許多言論，的確未引起我人之注意與同情。我個人對中央委員關於西北的言論，截至現在止，只贊成兩個人的兩句話！一句是張繼先生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時說的，他說：『給甘肅津貼幾十萬元，比開去兩師軍隊有用得多』！一句是陳天放先生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時說的，他說：『中央對全國教育，應使之平均發展，對甘新青寧等西北各省的教育經費，尤應由中央設法全部妥為接濟……』我們認為此二人的此二句話，才像要人說出口的！才使我們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是黃帝子孫，同是中國人民，眼望着整千整萬的活活凍餓而死，自然應該憐念一下，救濟一下才好。至如教育問題，更是急應設法補救的事了，因為西北居住的同胞們，他們的聰明才智一切能力，都與東南居住的同胞們在先天上一概無二；只因不幸生在西北環境，一

所生的利，比較畜牧所收之利大，若開墾後之地租我（羣科自稱）收一半縣政府收一半，真是公私兩便……」據此看來，青寧兩省，從事墾墾，一面由政府當局，熱心認真去辦理，一面由蒙藏首領來幫助，五年之後，墾務必有良好之進展，救濟青寧兩省農鄉經濟的踴躍，促進青寧兩省民衆生產的建設，均有賴於墾荒，願當地政府與民衆共勉之！

搗蛋

則生活穹困，二則交通閉塞，三則學校很少

霸圖

天吾

霸圖荒木拜維廉	鐵甲飛船志并兼
戰罷盡餘黃海血	滔滔日夜向東南
皇姑屯畔咽悲風	望斷燕臺老淚紅
輸與闖虜傍拊手	西施來自越王宮
千古兒皇事可哀	炎黃末胃半奴才
曼殊高麗難兄弟	一樣規模受禪臺
星軺入關爭尊迎	李定當頭似亞卿
漢上諸姬蠶食盡	召陵何日服蠻荆
研倒黃龍旭日旗	蒼頭十萬戰遼西
亞平寧島風雲怒	賴有青年馬志尼

，即或有了學校，也因經費困難，設置不完，師資不足（若夫教職員因飢餓而罷課，更是常事了），以致教育不及，天才失沒！此為客觀上極確切之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政府為全國之政府，政府之目光，應注視到全國家全人民，方為合理。今者一般人都喜談西北，尤喜談開發西北；但對於西北之眼前穹困如何補救，開發西北經濟來源，如何妥籌，西北人才如何養成，西北教育如何振興，反無人注意說明。惟有空談開發之餘，作西北無人才之太息！嗚呼！人才乎！你們都是生而知之的嗎？把你們都生在西北的穹鄉僻壤中，你們是否也能成爲今日自誇之人才？這正是韓愈所說：「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吾聞中委能說兩句良心話，一則以喜！一則以悲！

到西北溫泉洗澡去

山人

在溫泉中洗澡，是誰都感覺得舒適暢美的，南京的湯山，有個溫泉，聽說很好，但因路程很遠，非汽車階級的人，往往不易去洗，尤其洗澡要錢，更非沒錢的窮小子能夠得洗。我所洗過的溫泉，共有三個，一個是

臨潼驪山下的華清池，一個是甘肅武山縣的湯池，一個是甘肅清水縣的湯池。在甘肅通渭縣，還有一個溫泉，但我沒有洗過。據我想：在陝甘兩省的其他縣份，一定還有不少的溫泉，有的已經被鄉人早晚沐浴着，有的也許還沒有被人們發見，至於陝甘以外的西北各地方，窮鄉僻壤，山嶺谷壑之間，更不知有多少美麗清幽的溫泉。像處女一般蘊藏在樹林花草之中，而沒有被人們窺破她的秘密。

華清池是楊貴妃洗過的，在臨潼城外驪山之麓，有很多池子，男洗男池，女洗女池，要人洗大池，平民洗小池。貴妃池在中間，是一個用全石雕成的水盆，很像文人裝硯水用的，不過大得很，除了唐明皇與貴妃二人以外，裏面還可以同時坐倒五六個侍婢。我是在貴妃池中洗過的，貴妃池後，鑿山為洞，水深過肩，溫度甚高。由洞引水入池，則溫度恰適於洗浴。我先在洞中熱水裏把全

身美美的泡了一回，再回到貴妃池中漫漫兒洗。我當時雖在軍荒馬亂潦倒塵途之間，但一想到「侍兒扶起嬌無力溫泉水滑洗凝脂，」就感覺「千載一時機難得，忽然身輕出世間」了！

武山湯池距家鄉甚近，幼時每隨家人去洗。不過與其說是洗溫泉，毋寧說是玩山水，因為溫泉所在，山水清幽，林木深茂，有寺院，有學宮，風景真好極了！那裏有兩個大木池，均在房內，一個叫上湯池，位置稍高，一個叫下湯池，位置稍低。上湯池水極熱，可熟雞卵，下湯池水稍溫，與貴妃池水溫度相等，上湯池多係有皮膚病者洗病，而下湯池則游人洗浴焉。

清水溫泉在大路旁邊，那是十三年之冬，我由陝西回甘肅，走鳳翔岐山一路，在清水走天水的大路上，有一天早晨，正行一段

新對範

新對範。北對南。黨治對民權，投機對革命。下野對升官。馬克四。豬透三。留學走俄國。會議上西山。打倒何妨再擁護。傳單不濟有宣言。左傾右傾。那個紅人赤裸裸。惡化腐化。千重黑幕漆團團。

山谷之中，忽然遠遠望見滿谷熱氣，蒸騰而來，繼而窮其所來，方知有一溫泉在彼。泉水流溢谷中，成一小河，故熱氣蒸騰也。此泉尚無屋宇，全在露天。居民日嘗神水，鑿一小木勺，行人多取泉水飲之。余在流出之水中，把手與臉，大洗一番，一則泉水在露天，二則天氣很冷，三則泉水供行人之飲，故未能深入泉中一浴！將來如能在泉上修一房屋，那就好了。

通渭溫泉，聽說水也很熱，但我沒有親自試過。武山溫泉之水，化學物質頗多，味甚腥，以罐盛之，及冷，則有凝結體如卵白。俗呼為龍肉者，蓋化學物質也。居民以其洗病有效驗，亦呼為龍神水。我覺得如果洗要飽洗溫泉，最好向西北去洗，那裏水又好，又不要錢。比之湯山的溫泉真是經濟得多了。

我

凶對狡。暴對強。軍閥對魔王。拉夫對派款。勒餉對搜糧。不抵抗。詐投降。赤匪輪環隊。紅軍製造場。國難人人說後盾。內爭個個上前方。腳踏兩邊。右派不容光左派。馬跌三件。鋼槍面外有煙槍。

男對女。性對情。羅曼對摩登。公開對神秘。失禮對進攻。抱娃娃。尖頭們。電話中接吻。馬路上兜風。吃醋哥哥稱白熱。揩油妹妹拜黃金。小出風頭。蜜月旅行傳詭史。大登廣告。明星影院演離婚。民對族。國對家。東亞對中華。天恩對人禍。

深閨裏的囚徒

說也慚愧！離開家鄉已經三年了，因為我個人渡着漂流的生活；關於故鄉的消息隔絕，就和許多相親的同學，也很少通信。前天忽然接到蘭州的一位同學的來信，由她信中的敘述，使我們不但明白了我同學個人所受的痛苦，而且還附帶上略知鄉情的近况。我讀了她的信，對於她的遭遇覺得十分的惋惜，並且還表示十分的同情。不過，我想到在黑暗的西北，受着惡勢力壓榨的婦女，不只我這一個同學；所以我便決定把她的信，借着公道的篇幅登載出來，作個舊社會的寫實之一幅，並希望成爲作社會運動的同志們的參考！

信裏面說及的人名，我因爲不便提明，所以由我改爲英文字母去代替，這好在於原意無礙的。不過，這封信的發表，却沒有徵求得我同學的同意，那還要請讀者原諒！

劣種對傻瓜。唱高調。開倒車。志士五分熱。大衆一團沙。各人自掃門前雪。隔江猶唱後庭花。不亦樂乎。今朝有酒今朝醉。未之見也。自家跌倒自家爬。

月霞女士

下面的便是她的來信：

一九三二，一二·三〇，

月霞學姊：

別來三年，真是想念得很！只爲了不知道你通訊地址，從未給你寫信問候，實覺愧慚，還要請你原諒！

昨天舍弟從他們學校帶來公道一冊，看看目錄，上邊有你的名字；我又驚又喜，一口氣把你的大作讀完。你那勻稱的身材，明慧的雙眸，活潑的情態；和那說話時唇邊的波動，一概活活地顯現在我的眼前！

霞姊！三年不見，你的學問的長進，見識的超卓，真令我們——尤其是我，望塵莫及呢！你不僅把我們從前身受的不明之冤，說得詳盡，而且把我們女子的弱點，全盤的暴露了出來。我真佩服極了，真羨慕極了。然而當我讀完你的文章以後，我的眼眶已經發熱了，我心中的愁悶苦惱；不能言喻，不

能對人說的一切傷感，一齊化作熱淚，不自禁的奪眶而出了。現在我似乎有千言萬語，要向你訴說，但是實在無從說起呢！

自從我們畢業以後，同學們都一個個分散了。你和H是升學去了；其餘的有的作了小學教員，有的嫁了人；像D和W都生了小孩。有的跟着國民軍丈夫走了，一半還無音信，不知所在。惟有我，想升學沒有力量，想自修也沒有妥當的同伴，三年來盡是走向沒落的道路。現在已經走到海岸了，已經走到崖邊了；我的死刑已經宣告了。我面前就是火炕，火炕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了。不久的將來，就是我的生命的斷絕日。這封信來也恐怕就是我的最後的遺言了！霞姊！我心頭的苦悶！無從與你說起呀！

我的家庭的情形；我想你是深知的，也正爲你所說的是有門第的官宦之家。我父親雖然不務正業，吃祖遺的飯，可是眼看祖遺的家業已經消完了；然而那書香人家的臭架子，却還不會自行取消。他們爲着臭架子情落的情緒，偷閑的偷閑；乃是他們自己情願，自己找沒路的自作孽，我是無力可以挽回他們的。然而他們苟延了他們的一生，尙覺不足，還要把我爲着他們的臭架子去犧牲，這倒非我的所願。可是因爲我沒有勇氣，沒有胆量，實在說：也是無法，在所謂禮教

的威脅和迷惑之下，我是畢竟的被屈服了，犧牲了。這些難開口的事情，我實在不能對人說呀！好在你是很有思想的人，我想對你說出來，你一定不以爲怪的。所以我覺得祇有給你訴說我的一切痛苦，世界上再難找出第二人。不過，還要請你原諒！現在我就與你大胆的一條一條的說吧！

我們在師範的時候，不是有T君向我們家裏求過婚嗎？那時候，家裏以我的年齡還小，退却了。的確，那時候的年齡真小，不應當官目的先講婚姻問題。可是自有了這次求婚的事情以後，我在不自主的對於T平日的言行，發生了暗密的覺查。有人討論關於他的事情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暗暗地去細聽。當時他還在國民日報的副刊——自由之花——上常發表稿子，他的每篇文章，我都詳細的看過。他原來是一個賦有藝術天才的青年作家；他的每篇文章，都運用字很新穎，造句很美妙，思想當然很澄澈。所以他的許多篇文章，我都讀得爛熟。記得十七年他在新年特刊上的春神和中秋時候的月夜，到如今我都能通暢的背誦，於是我從注意他而成爲敬仰他了。

有在街上遇見他，我很想多看幾眼，可是走近了時，我倒一眼都不敢看的躲開了。我看他落落大方的氣概，嚴肅而不紊的步

調，真是驕地裏想惹他。可恨他總避開他的求婚。有一次在五聚遇見他，他在蘇羅口的冰泉邊坐着乘涼。我當時很想去問他，但是羞怯和恐懼一時襲來，心裏顫動着連着也都不敢看。他一看見了我們，起立轉身就走開了。從他的背影中，我看出他埋怨着我，責恨着我們家裏。我覺得十分的懊惱，只是呆立了半響。心裏似乎這樣的說：「可愛的人兒！不是我的錯」。

十八年冬，T君快要在一中畢業了。又請人來求婚。當時，我心裏是如何暗喜，自己是祈禱成功。誰知竟遭失敗了。我父親無可無不可，我母親似乎願意；可是，我們的親房本眷都衆口一詞的表示反對。尤其我伯父，就是衆人叫他「老牛」的我伯父，他是堅決的反對。他的唯一的理由是：「T君的祖父是泥水匠出身，T君的父親雖不是泥水匠，然而我們道尹後代的女兒，不能和粗泥匠的孫子成婚。」宗法社會家長的命令，誰敢去反對，何況他還拿出祖先的幌子呢！於是乎斷然的又退却了。我是如何的失望，如何的難過啊！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我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敢說一聲「不」。我暗自痛哭了好幾天。後來我想：看你們把我賣給那一個，反正我是不願嫁人了。

T君在中學畢業了，第二年春間便赴北

平辦事去了。我這水這地裏我們了，他這一去，特會水這地裏希望了。可是我在新希望中只管理着一線的希望。三年來，雖與T君沒有通過信——當然沒有通信的可能，但是T君的情形，我倒時常會聽得。他是專心的用功讀書。所以在三年之中，凡來求婚的，一概都由我拒絕了。拒絕的法子倒很妙。每有一次提婚的事件，我不是故意打破傢具，便是假裝頭痛；這是他們自己認爲的不吉利，便自然無疑的辭退了。

這樣的推了二年多，終竟我是先敗了，我是犧牲了。今年四月間，忽然有C君者又來求婚。這C君他現在已經成爲我的未婚夫了，我自己雖不承認；然而在C君，在社會上誰都認爲他是我的未婚夫了。他，他就是我的權命的判官，殺我性命的劊子手。

說起C君，想他也是知道的，就是前幾年，我們地方上喝紅了的XXX。他是個中學畢業生，自中學畢業以後，就在政界服務，因爲他和他舅父的面子，和一副鑽營的本領，曾經作過某地的公安局長。他在我們方上一般淺薄人的眼中，就認爲他是能幹的絕才。老前輩的衆口一詞的讚揚他，有許多青年，也對他表示羨慕與佩服。他現年已經三十二歲了，大家都說他很精幹；然而他大T君整十歲，我比他小十三歲。他前幾年

下一男一女。他前婦是三年前死去的。他今年剛從什麼地方回來，就是專為解決婚姻問題的。誰知他恰巧就看中了我，我便被他搶去了。不，我的靈魂永遠是不歸他所有！

這一次我裝病三天，而且三天後果真病了。打破了五六件傢具。但是他們深信的迷信也不信了。我父親和我母親仍然是無可無不可；可是那「老牛」的我伯父，他是極端的贊成。他說：

「C君是世代書香人家，而且是我地方上的望族，門戶相當，身分也夠得上。他的祖父是翰林。他父親雖然沒有進學，但是捐下的「從九品」官是作過的。」

他看見我故意不喜歡的情形，還厲聲的大罵說：

「你入了幾天洋學堂，難道把「三從四德」都不顧了嗎？……真是賤東西！……」

……C君現在正打點縣長，送你享福去，你還不願意嗎？……呼……」

我父親順着我伯父也罵我兩場，我母親在兩難的局面之下，只是淚汪汪的，說了些她如何關心我的話。終於在我無話可說，無資格說話的場合之下，把我送給C君了。懦弱的我，既沒有死的勇氣，又沒有反抗的精神，于是我的以淚洗面的生活便開始了。裏

愁苦悶也就變成我的日常生活了。

可是在五月中旬，T君放了暑假，忽然從北平回來了。這一來，便使我的痛苦的生活更為加深了一層，也就造成了我現在的，無路可走，日趨於毀滅的道路了。

我以為T君作了遠方的升學，他的眼光一定很大。他的目的也一定很高了。像這個不學無術，思想落後的我，他是必然的再無一睨之必要。同時，我自己也沒有希望並要求他對我什麼表示的資格了；還能說什麼愛與不愛的話呢！然而我的不自主的心，可時時想見他一面。我明知沒有見面的機會，即如見了面也沒有什麼希望，更沒有說話的資格；可是想和他見面的心，偏偏在無希望中倒會殷切的希望着。

舊曆五月二十八日，是給我表兄完婚的一天，事前我本不想參與人家的良辰盛會，徒添自己無味的苦惱。後來從旁人的談話中，聽得T君送了一副親寫的禮聯；文章新穎，字筆也為全堂中一切屏聯的首屈一指。我得了這個神秘的報告，先一天我便十分欣喜的隨了家人參與人家的盛會了。

滿日裏賓客來往不絕，我所謂望眼欲穿了，但沒有T君的踪影。午後三點鐘了；院的酒席已經擺好了；主人招待賓客入席了四十多人，忽然像戲場的似擁擠了半廳半

院。廚司的叫喊聲，主人們的招待聲，賓客們相互的讓座聲，他們那一種喧囂嘈雜的情緒，使我從失望中而成為不決之成了。我便找了個空房去枯坐。自己真悔恨不該來此討這沒趣。一刻鐘過後，賓客們已經入席了，院子裏頓成十分的寂寥，除筷子勺子碗的聲響，和說話的聲音都很聽不見。我明知T君沒有來，但身不自主的又走向窗前，從玻璃窗眼向外望去，很自然的向五個圓桌上查看；前面的那兩桌上，都是紳士老先生，後面一桌上，都是表兄的同事；又向中間兩桌上看去，我驚了：「那不是T君麼！」我竟然叫起來了；幸虧房裏沒有人。

T君的臉比從前清瘦了一點，也稍帶些受過風塵的臉色，額前薄薄地有些深紅。然而他那豐采的態度烏雲的短髮，濃重的雙眉，和那幽靜而沈着的舉止，仍然和中學時代一樣。他的體幹，的確比從前高了。他穿着一身黃褐色嘩嘩的學生裝，胸前是十分挺直的，長褲底下的皮鞋，在圓桌底下明燭的發亮。他微笑着和同席的人說話，那酒色潤紅的兩頰微微的波動。陽光從五彩棚頂，反映到他的周圍。男性美的一切條件，都被他所佔有了……

我看得正在出神的時候，T君忽然轉過臉來，似乎是看見我了，可是一瞬間又很沈

重的把頭垂過去。這一夜回來，我是十分的欣慰；祇是回頭想自己所處的境地，又覺十分的煩躁難過而傷心！我想T君一定是恨我，而且很鄙視我。然而，想見T君的心，倒從這一日愈加急迫了。天天想出去玩玩，意欲在街頭再碰他一碰。在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奢望，那兒有機會讓你在外邊閒遊呢？所以我只有苦悶在心頭，熱淚向腔內流去！

不多幾天，忽然間傳說歐亞航空飛機要到蘭州了；蘭州市上的男女老少都預備往空心的敬要看飛機去。我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便要求家裏僱一輛轎車去看飛機去。家裏那裏肯答應哩！許了人的女子，是不許出門的。然而我母親早已看見我有了清黃的病象，只以為我受了熱，讓我在黃河沿散涼散涼。我隔了兩日去過兩次，都是失望的回來了。陽歷七月二十五的下午，我實在在家裏不能忍坐了，時間已經是三點鐘了；但是又拉了我的小妹妹作伴去鐵橋上看黃河。這一次真的遇見T君了；他立在鐵橋西邊的欄杆前，好像在眺望河上的暮景。他右手拿着一頂硬邊的草帽，在臂靠在橋欄上，河風吹得他的灰色的綢衫飄搖，頭髮也被風吹得亂蓬蓬的。

這一次我却大胆了許多，鼓着十二分的

勇氣；直向橋上走去。我想，我一定要和他說幾句話。可是離他近了，我的羞怯和懦弱的心理，竟命令我止了步。大約T君是早已看見我了吧！當我向橋上走的時候，他已經戴上了帽了，直立着向我疑神的看來。我們的視線碰到一處時，我忙低下頭去，他便轉身的又走了，他順城脚直向水北門走去。這時我的心，不知怎樣的好，一種莫名的苦惱，又重新的湧上心頭了。我想，T君一定是怨恨着我們，他一定認為我是個滿腦虛榮的，卑污不堪的，可以唾棄的女子。

從這一次回來，平日唯一解悶的書，也看不下去了。白日裏只是呆呆的拈坐着，癡望着，夢想着；望些什麼，想些什麼，自己也回答不出來。到了夜裏，人家都呼呼的睡了，我是絕對的睡不着，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只此哭，哭什麼？自己也回答不出理由來。有時也責備自己——你是已經許了人的人了，你還癡望着什麼？你還夢想着什麼？你處的社會是封建的社會，你處的家庭是舊式的家庭。封建社會的女子是沒有自由的，舊式家庭的女子是有家規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已經嫁了C君，就應該跟C君去。你還癡望着什麼？你還夢想着什麼？而且T君你雖羨慕他，戀愛他，但是他看不起你的，他的學問很好，他的愛人很多

。你這不要臉面的無耻的野女子，你怎敢大胆的追求着一位不相識的男子呢！他是看不起你的，你還能戀慕他嗎——我又痛恨T君——你既然愛我，就應當對我所表示，你如不愛我，也應當有所表示。然而你為什麼用你的兩個晶瑩眼睛，只管吸引我！待我走近了你的身邊，你為什麼表示鄙棄，懶洋洋的又走開呢？世界上的男子，真是沒有一個賞心的——這樣的想來想去，終竟無可奈何，歸結只是一哭。最後還是想到死了的乾脆——C君是我誓死不顧的，因為他沒有得我的許可。T君我雖愛他，但是他不要我，我愛他而得不到他，那麼死了最乾脆……死雖然是很苦的，但是這樣的活在世上，也並沒有什麼甜的滋味。還是乾脆死了的好，死了的好——想到這裏，我的心腸使十分的堅硬，眼淚也沒有了。黑明晝夜，只是想死的方法。

當我在這樣反常和變態的心理中過生活的時候，突然——八月十四日，接到了一封T君的很長很長地來信。他的這一封來信，算是把我從死中救出，可又活活的放在地獄裏了！

他信上自三年前第一次求婚的事情說起，一直說到他這一次回家，知道我已與C君訂婚，他如何失望，如何傷心；然而他終是

愛我。他說：他在中學的時候，就很愛我；但兩次求婚不成，他認為我們一定嫌他沒有學問，夠不上作我的丈夫；他便絕然去升學。及至這次回家，才知道從前我們爲了門第關係，拒絕了他。他說，講究門第，乃是封建思想，很早就在剷除之列。霞姊！你想想讀了他的這信之後，心中的難過是怎樣的情形！他又說，他認爲我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更不應該存那種思想。他在我表兄結婚的那一天，看見我一眼，他是如何的欣慰！然而我立刻躲開，他又是如何的懊喪！他以爲我是瞧不起他。在鐵橋上看見，他認爲我是故意調戲他。他在十分悔恨之下；悔他錯認了我，恨我不知他的苦心，他就毅然的走開了。他的這一段話，真使我的心如刀刺了，淚如泉湧了！我想他的這一種誤會，我是怎樣也得不到他的諒解了！他最後又說，我們雖嫌他家不夠門第，我雖然看不起他；但是他還是始終的愛我。他雖然沒有使我愛他的資格，可是他愛我的心，我們是沒有法子去消除的。縱令我和C君結了婚，他還是愛我的！霞姊！一個人活到這種地步，你想怎的好呢？我真是放聲大哭了。我先前是錯怨了他。他怨我的原因，是我所使然！我對不起T君，一切的罪惡，都由我一人所造成，我這個該殺的賤東西！然而T君送過信

的第二天，他是起程仍然走北平去了，於今有什麼法子呢？就是T君不走，我能怎樣呢？所以終竟只是無目的的一哭！

後來我想，這恐怕是T君故意戲弄我吧！他遲不來信，早不來信；偏到起身時送來一信，他一定是玩弄我，戲耍我！然而我是始終愛他的，C君是我死也不願的。想來想去，還是死的好。可是我又想錯了，我又誤會他了，我又錯怨他了。不幾天平涼的信來了，接連西安的信來了，灤關的信來了，鄭州車站的信也來了。啊！這倒使我怎樣辦法呢！幾封信的大意，也和前一封一樣。然而，沉痛得多了，哀憐得多了。他描寫路途的风景，處處都是表示傷感。他說，他回家的時候，原想出來時能和我同道，是多麼的幸福，多麼的快樂；現在他是如何的孤寂，如何的懊惱！我讀了他這幾封信，簡直是瘋狂了，吃飯嗎，不能嚥下嚥子去；睡覺嗎，絕對的不能合眼；哭嗎，眼淚早淌了！那一種超乎痛苦的感覺，我實不能描寫！最後又接到石家莊車站的一封信。他的態度更明顯了，噯！也就是我的痛苦更加深了！他說，他真正的愛，如果他得不到我，他是不結婚的，最後他還！啊……：提出了那可怕的字樣了！他說他會「死」的呀！霞姊呀！我真是世界上的罪人了！他愛我，而且我也愛

他，但是爲甚麼不能完成我們的愛呢？不但不能完成我們的愛，而且他因爲我而要去死，那我是成爲怎樣的一個罪人呢！可是他於信尾又添上如下的幾句話：「婚姻問題，只能取決於當事的兩人，其他的人實無權過問，這也是法律上所規定的。」我雖然沒有研究過法律，我想，立法的原则，牠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對社會處公平的。假如一個無罪之人，有人強害了他的幸福，甚至摧殘了他的性命，法廳應該要爲他聲冤的。現在我們的幸福眼看被人剝奪了；彼此間的性命，也要被人摧殘了。法廳當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要自救，就要與惡獸拚命。我們彼此既然相愛，就應當大胆的勇敢的完成我們的愛，我想也該不犯法嗎？所以我便堅決的要與T君去信了，待他到北平時來信以後，我便要訴說我的一切，相商如何進行我們的愛的成功！

誰知，誰知，誰知我的計劃又是失敗了！自接到石家莊的來信以後，再沒見T君的一字寄來。原來由我當時的如癡狂似的舉動，我家裏早已知道我是受了T君的影響。他們把T君的信，一概先我收藏了。並且通知郵差，凡是從北平寄我的信，一律先交我伯父，待我要我的信件時，這一來要惹起大禍了。我伯父又把祖先的門面抬出了。他說：「你這個沒有出息的下賤東西，非把我們的

秋之夜，天氣晴朗，月明如畫，然而我們的希望全成泡影，全算落空，城不但沒有開，我們不但沒有快樂的機會，而且比端陽節更差得多了。我們維持生命的一斗黃米快吃完了，天氣漸冷，衣服早已賣得乾乾淨淨，拿甚麼來禦寒？拿甚麼來再維持苟延殘喘的性命？啊！這才成中秋月夜臥在床上，反來復去想不出補救辦法的重要問題了，熱鬧與痛苦，都成了歷史上的名詞，當時的我們，已經自分此生再沒有機會去享受了！當時我曾試作一詩曰：「未到中秋望中秋，中秋月朗更添愁，城郭如舊持鵲蚌，性命依然寄蜉蝣，壯士容顏隨金盡，關河氣象與時休，誰憐浪子單衣薄，涕淚遙知落隴頭。」吳先生也說還可以。

中秋失望以後，我的心理上有了轉變，我不願再坐困城中，束手待斃了！我因為久已不會吃過麵條，與二兄商議，把前次存好的三斤半黑麵拿出來，另和了點白麵在裏面，做成麵條，打算大吃一頓，等到鍋水滾了以後，把麵條放下去，把鍋蓋好，滿望煮熟了，飽一次口腹之慾，不料半晌以後，鍋水沸溢，揭蓋視之，麵條已化為黑水，一片一片糜谷粗皮，浮沉於鍋中，幸而有白麵少許，使鍋水已變成湯汁，不然，那真使人駭一條，還當遇到了鄉間傳說山魃作祟！後

來考查，才知道這些黑麵全無麵氣，全係麩皮子磨細的混和物，投機商人，就誑稱黑麵每元半斤，要不是和那些白麵在內，早就不能凝結在一起，自然在沸水中一煮，向心力勝不過離心力，所以就仍舊各管各而散火了！我看到麵條變成黑水，當時難過得幾乎大哭一場！因思人生如夢，遲早必死，如此磨折，爲着何來？我會細加思量，覺得生死兩極點，求生自然是人情之常。老守城中，暫時雖苟安旦夕，然來日方長，如城圍不能早解，終久還得餓死，反之，如於此時冒險出城，則或生或死，可以迅速辨明，幸而得脫險出去，則生有十分把握，不幸而飲彈身死，則亦死個乾脆，反正人生一世，終必要死，何必貪生怕死，以至於漫漫兒瘦死？！

我於是決心要冒險出城了！我們有一位教授花先生，是長安本地人，他由美利堅留學歸來，教育心理學頗有研究，因為他是留過美國許多日子的人，所以也會說美國話。學校有一位由上海請來的英文教員，被學生發現其學力不足，擯斥不要，弄到我們的英文沒人來教，所以就請花先生代理，教授英文給我們。花先生對於教授英文，並不算特長，不但對於英國文學，未必有特別研究，就是英國口音，也未見得十分清晰！他講的納氏文法第四冊，也不見

得起人一等，不過有點好處，他的性情十分和平，他的忍耐心非常大，他對於學生並不嚴厲監視，學生不到，他也不管；學生糊塗，他也不理。他是一位老好，學生都似乎歡喜他來教授，免得學期考試時，大家都答不上來。因為他把題目寫在黑板上，學生可以任意翻開書本，查着寫着，他絕不會干涉的方法。來試驗關於教育心理學上的種種有趣味的問題。例如「錯覺」「智慧」……等，均有極饒興趣的方法來試驗，而且每一次試驗，都可使全體同學，心悅誠服，熱鬧到歡笑不已！花先生很注意學生的才能問題，他因為學校的週刊上，常刊載我的文字，所以很看得起我，有時很願意同我討論一些問題。他對於我在文字中發表過的見解，似乎都留過心的，不過我因為自己是學生，人家是教授，多日不願與他去談。至今思之，也未免太幼稚了！學生與教授，爲甚麼不可以常談呢？

花先生在圍城中曾與一位妙齡姑娘結了婚，聽說是因為他的舊老婆，在鄉下被匪兵搶了去，所以他毅然又在城中結了一個新的。他雖然已行年四十上下，但妙齡女子很愛他，因為他是留學生，是大學教授，又有地位，又有錢。花先生那裏常有本地人來往，由

城外邊進來的人們，多有他的親舊，他的消息很靈通的。我既然決定想出去，我於是找到他，說明我的意思，問他有無法子可想。機會真巧極了，適逢有一個他的家鄉人，因為替外邊圍城的軍官向裏邊守城的軍官送信，由城外來到城裏。這個鄉人並與城外的軍官較好，他出城時可以帶些難民。並且每個難民可以給軍官送六元大洋，在戰場上的兵士，也可以任意搜剝難民的衣物。在難民打筆，覺得能夠逃出城外，保存性命，就心滿意足，銀錢衣物，都劫了去，也不要緊。在軍官軍士打算，覺得能夠弄到許多大洋，能夠劫得許多衣物，也就心滿意足，至於放出去的是甚麼人，長官的命令是甚麼樣，他們都一概不管。——幸而那些圍城的兵士，都是毫無訓練的土匪，只管自己有無混財可發，全不講甚麼軍紀風紀！不然，如果真有了訓練，服從主帥的命令，對於無辜難民，都一個不敢私放，那更不知要多冤死若干民命！——有時他們（守城圍城的軍隊）也會把難民的東西衣物都搶去，仍不讓人過戰場去，卒至很多難民多困餓死于壕邊荒草中。這是因為難民一出城門，守城者就不許他們再進城去了！

花先生把這消息暗中告訴我，並且說，鄉人一其可領出去十人，現在還有兩個名額

，每一人要出大洋六元，即可跟他出去。不料此消息為全校教員同學都知道了，有很多教授學生，都來向花先生要求願意多出十元，跟那人出去。後來爭論結果，大家決定一個辦法，就是把這兩個名額，由教職員中出去一人，由學生中出去一人，這兩個人出城以後，應該替其他的全校師生，想出整個辦法。那就是說，教他們兩人代表大家，向圍城主帥陳明苦况，懇請約定時間，把大家全數安全的放了去。因為在當時城裏邊一般人都想：圍城主帥並不見得如此殘忍不仁，把活活的無辜民衆，教一個一個困餓而死！不籌難民出戰場逃脫性命，一定是守戰壕的土匪軍隊，不聽主帥命令，擅自草管人命——並不是主帥的意思。但是誰知道呢？誰知道大謬大然！偷放難民，乃是土匪軍隊的私恩，若照主帥的意思來辦，那任何人不准放出一個！甚麼教員學生，甚麼無辜民衆，都不如主帥死困城池的決心要緊。

須君梯先生是工務教授，是江蘇人，為人警幹，教員們推他出去。我呢，也就添充同學方面的一個名額，我與須先生，就做了——次真正患難中的同伴。我賞去床帳，賣去被，其得大洋八元，把六元付給領導者轉送軍官，把一元換成鈔票帶在身邊，把另一元裝在破鞋裏面。把身上的衣服脫了，換上

特別製就的又破爛又污壞的棉襖。棉襖底下穿了幾件半舊的短衣，褲身穿了一件白絲布單衣。腿上穿了一件藍大布的破舊棉褲，足上穿了一雙黑色線襪子，一雙破夾鞋，並且因為鞋是禮服呢製的，在平日已算一到不能再穿了。但當時配在那一身服裝上，實在未免過于鮮艷，所以故意先在污泥中一染，然後穿上了。那一天正是舊曆八月二十日，適逢下大雨，在上午十一時許，在二兄南屏及相熟學友們噓噓流淚中，我與須君梯先生同時起身了。在臨行時，二兄教我再拿一件夾袍子，預備出城後禦寒多日未吃飽飯的我們，跟隨那個鄉人走出校門，師友們的心情，自己的心情，二兄南屏的心情，都悲酸得難以言喻，正不知流出多少淚珠，仍舊忍着滾向肚裏去了！啊！那是最後的掙扎！是吉是兇，是活是死，當日即可有個決定了！在大雨知注中；我們踏着水泥，急急忙忙，悽悽惶惶，出了南門。那裏是戰場，是殺人的地方，但我們不覺得有甚可怕。我們麻木了！我們不知自己的前途，到底是怎樣！由頭上身上滾下來的水珠，濕透了全身，濕透了大地，我們不知道那是雨？是汗？是淚？是血？

（待續）